

憶說「膠東王」劉年珍

劉一青

劉年珍，河北省南宮縣人，生於民國前十五年（一八九七年），其長兄劉裕年在天津經營錢莊業，三弟劉錫九北京大學畢業。劉年珍自河北省立第十四中學畢業後即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九期，在校時學術科均佳，國學亦有基礎。身高一六四公分，長面高鼻，兩目炯炯有光，在北方人看來屬於又瘦又短的矮漢子。個性倔強而固執，在家鄉他有一位表叔給他送了一個外號叫「劉二驚子」。在膠東地區由於他的戰績輝煌雄據一方，鄉里百姓均戲呼之為「膠東王」。

北伐期中棄暗投明

劉年珍自保定軍校畢業後，輾轉分發於張宗昌部下，初任隊職官，嗣即在張部第四軍方永昌部下任營團長。民國十七年春，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沿津浦路線北伐，張宗昌部望風披靡，日寇蓄意阻撓北伐，派福田師團由青島登陸，沿膠濟路線抵濟南，製造「五三」慘案。張宗昌的主力部隊退到黃河以北，所屬第四軍方永昌部，第九軍任應岐部，第十四軍孫殿英及各軍零散部隊均退到膠東半島一帶，國民革命軍渡河擊敵，收復平津後，消滅直魯聯軍主力於河北灤縣一帶。

張宗昌與褚玉璞逃到大連暫觀風頭。張宗昌受日人之唆使認膠東仍有可為，隨指派原直魯聯軍副總司令褚玉璞，先經青島回返膠東即墨、萊陽一帶，收容殘部，徐圖再舉。

劉年珍隨方永昌部撤退膠東後，全團人槍齊全，他觀察情勢，認為時機到來，不能再跟軍閥們胡鬧，乃於民國十七年九月十日率全團官兵宣佈反正，並策動何益三團及梁立柱團同參義舉，劉自稱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一軍軍長，何與梁均付予師長名義。迅即佔領烟台、福山、牟平、黃縣、蓬萊、棲霞等縣，派胞弟劉錫九與南京方面取得連絡，軍司令部設在烟台。張褚殘部反正來歸者甚衆，劉年珍聲勢日漸壯大。

張宗昌率大軍來攻

張宗昌受日人的驅使，於民國十七年冬季由大連重返膠東自龍口登陸，立即恢復直魯聯軍總司令部，仍以褚玉璞為副總司令，積極整頓原有各軍，並大量收編地方團隊及土匪海盜等，濫發委任狀，軍師番號不知凡幾。第一個口號就是消滅劉年珍，張認為祇要把劉年珍消滅掉，在日寇佔據海南及膠濟路的情況下，仰賴日軍掩護而壯

大。自張到膠東後，以方永昌、任應岐、孫殿英各軍為主力，再加上臨時收編的部隊，一時聲勢浩大，對外號稱十萬之衆，實際人數亦在五萬人左右。張宗昌係綠林出身，所以統率這批雜牌部隊可謂駕輕就熟，整編就緒後，立即對劉年珍開始進攻。

劉年珍全部兵力約六千人，已奉國民政府頒發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三師的番號。劉為應付張宗昌的進攻，將全部兵力集中在福山縣一帶，準備堅守福山縣城以西各高地，以確保烟台的安全。當時烟台的東海關每月收入約二十四萬元，貨稅局每月收入六萬元，再加上商會的補助，一師人的糧餉就毫無問題，所以劉年珍的戰略，非萬不得已，不放棄烟台，要保護烟台必須堅守福山線。

張宗昌褚玉璞所部，於民國十八年一月間，先遣隊已迫近福山縣境，雙方時有前哨戰。就在這一緊張當口，有一天的黎明時分，前哨發現有大隊騎兵沿烟維公路而來，嗣經查明，係張部的一個騎兵營，槍械馬匹齊全由韓姓營長帶領前來投誠。劉年珍與韓營長原曾相識，立即親迎至福山縣城，大加慰勞一番。韓營長率隊來歸，對於

劉部官兵士氣影響甚大。

張褚部隊集中福山棲霞一帶，準備對劉珍年進攻。劉珍年的應戰計畫，是以主力部隊堅守福山縣西部正面防線，劉本人親率一個加強團迂迴至敵人左翼，準備予進攻的敵人以側面打擊，視情況的發展再全線轉移攻擊。張褚軍於十八年元月下旬開始全線進攻，戰鬥極為慘烈，經數日激戰後，雙方死傷慘重。劉珍年親率之迂迴部隊雖已到達敵側，不料師的正面已被敵人突破，情況危急，不得已下令全師逐步撤退。福山縣到烟台約四十里，沿途均為丘陵地帶，利用地形且戰且退。烟台市為一海港無法據守，所有部隊均經由烟台市轉進至烟台以東的牟平縣城。

放棄烟台苦守牟平

牟平縣城北距渤海邊約三華里，西北距烟台約六十華里，東距威海衛約一百二十華里，有烟威公路貫穿縣城，城西、南、東三面均為山丘高地，城北為海灘地。牟平城周圍七華里，建自明朝萬曆年間，當年為防備倭寇剽掠，城牆全部用石條築成，並用白灰灌漿，高約兩丈，頂寬六尺，十分堅固，再加外壕的防護，極具軍事價值。劉珍年在烟台時早就看中了這座石頭城，預想一旦張褚併力來犯而軍事失利時，即可據此以待援。所有械彈糧秣早有儲存，其中糧秣一項可供全師五個月之需。民國十八年二月八日全師官兵轉進完成，部隊在牟平四周高地佔領陣地準備迎擊敵人。

張宗昌佔領烟台市後，迅即進攻牟平。他認

為牟平小縣，孤軍無援，不難一舉攻下。張部大軍人數既眾，火力亦猛，城外各高地無法堅守，祇好退守城區。張部節節進迫，猛攻各關。其中以東關戰鬥最為激烈，失而復得者再四，緣由於東關居民多較富庶，故張部爭奪亦最為猛烈。張部連續十幾天的猛攻，雙方傷亡均慘重，劉師被迫最後祇有退守城垣。張部以猛烈炮火轟擊後，全線以密集隊形并攜帶雲梯，直撲城垣，自殺式的爬城，城裏城外殺聲震天，張宗昌有勢在必得之心，劉珍年有拚命死守之志，如此拚纏了二十來天，牟平城仍然為劉師堅守，這座古城自明朝興建以來，到如今才算是真正發揮了他的最大效用。

張宗昌親率大軍，久攻牟平縣城不下，十分冒火，於是他想了一個絕招，把所有炮兵都調到前線，日以繼夜的向城內猛轟，其中以潘陽造的重迫擊砲破壞力強大，城內房屋人員頗有損傷。張宗昌為觀察城內情形，在城東南一山腰處大松樹樹枝上綁了一把藤椅，張坐在椅上以望遠鏡察看城裏情形，經劉師察覺，一日劉師在城頭又望見松樹附近有人往來，判定張宗昌來到，隨集中所有砲兵火力猛烈轟擊，隔日據稱，張的隨從人員確有傷亡，而張本人仍得免脫。

張宗昌圍攻牟平縣城二十多天不下，張忽然想起一絕招，命令砲兵團團長，即刻去烟台，把烟台東山的要塞砲搬兩尊來轟城。

烟台的要塞砲台，計東山砲台有口徑二十四生的長管大砲三門，西山砲台有口徑十五生的長管大砲三門，均係李鴻章時代向德國克魯伯砲廠

所購置，並由德國技術人員代為安裝。東山砲台的彈藥庫，在金門藥西南方一山溝內距砲台約四公里，庫房三十餘間，儲存甚豐。砲彈均用木板條為護衣，外繞以鉛線。大門口係石條所建，門額上刻有「制勝善藏」四個大字。砲台與彈庫均由一位陸戰隊中尉排長看守，這位排長就住在彈藥庫內。

張部的陳團長找到陸戰隊的排長要砲，排長說：「大帥要用砲自管用，不過這些大砲自丁汝昌殉職以後，從沒有保養過，所有輪軸均已銹壞，零件已不齊全，而且要塞砲座係固定型，不能移動，請親自察看便知明白」。陳團長察看後，認為所說各節均為實情，迅即返回覆命，張宗昌一聽，這唯一的絕招落了空，馬上火冒三丈，大聲罵道：「這個渾蛋排長，不肯捧俺的場，等俺回烟台後一定槍斃他！」這件事就此不了了之。

乘夜反擊探敵後防

劉珍年在牟平縣城，死守了三十多天，經過險惡的堅苦戰鬥後，情況漸漸穩定下來，雖然敵人仍是天天圍攻，但不能產生重大作用。敵人的攻勢，已經到了再衰三竭的地步，於是在敵火下開始整編部隊，將全師整編為三個步兵團、一個特務團、騎兵、砲兵、工兵各一營，總計人數約五千餘人。

當牟平城被圍之初，劉珍年便想到爾後對外連絡的重要與困難，於是派了兩位代表攜帶密電本繞城而出，經由威海衛一赴南京一赴太原。這兩位代表均順利到達目的地，並均與上憲取得連

絡。劉師的第一個要求是請求南京或太原方面派兵前來解圍。但所得到的答覆都是關懷與慰勉的同情電報，而實際上均不能派遣部隊前來助戰。劉珍年默察實情認為援軍既不能由陸上前來解圍，請求南京方面派軍艦數隻，在牟平城北的海面上，用艦砲向牟平四周敵人陣地，猛烈轟擊，一則打擊敵人的兇焰，同時壯壯眾軍的士氣。守城部隊趁艦砲聲威全力出擊，必可擊潰圍城之敵。不料上級認為有困難，未予照辦。劉珍年在一次深夜的軍事會議上，曾感慨的指示說：「一切要靠我們自己了，望官兵團結用命，我們共同在死裏求生」。

牟平城被圍的後半期，劉部已整編完畢，每到夜晚即派隊猛力襲敵，敵人夜夜都遭到損失，其間以襲擊東門外敵人陣地最為猛烈。圍城部隊日久頑生，白晝即前進至城垣四周，一到夜晚因懼怕劉部槍襲，紛紛撤到山上陣地。劉珍年看透了敵人的弱點，特地策劃了一次重要戰役。

牟平城東門外三里許，在通往威海衛公路的北側，有一山丘名為粉洞山。路南面為焦山，焦山有三峯亦稱筆架山。一天晚上劉召集特務隊講話，提出一個任務說：「今晚需要一個自告奮勇的人，給你一匹馬，不准帶武器，午夜出東門，通過敵人防線，到達敵人後方約十五里處，左迴旋到海濱地區抓一袋沙土回來，償銀元兩百元」。當時自告奮勇的人很多，劉最後選定一位李姓軍士，當晚十一時半出東門而去，不到三個小時即平安返回，一袋海沙呈現在劉珍年面前，劉珍年詢問沿途情況並用舌頭嘗了嘗沙土，果然有海

水的鹹味，認為他的任務確實完成，十分高興，立即照發賞銀並予嘉勉。

劉珍年對於敵情統盤研究後，迅即召集軍事會議，提出他的見解和主張，他認為「久守無勝家」，必須傾全力出擊與敵人決戰，決不可困在城內坐以待斃。但是副師長何益三、參謀長韓洞與各團長都不同意劉的主張，認為張宗昌與褚玉璞的部隊眾多，武器裝備優勢，出擊萬一不利，後果堪虞，而且牟平城堅池深，可再守一段時期，等待大局勢變化。劉珍年對於屬下的意見毫不重視。一次會議開到深夜，對於出擊以求決戰的主張，大家意見仍未能一致，劉珍年一再強調：「我們必須要出擊決戰，要從死裏求生」。劉珍年是有名的劉二營子，這次他的營勁又上來了，敵會前的最後結論是：「積極準備出擊」。

繞至敵後死裏求生

出擊決戰的部署是劉珍年自任出擊部隊指揮官，自率兩個步兵團與一個特務團為出擊部隊，其餘官兵列為預備隊負責守城並相機配合出擊部隊作戰，由副師長何益三負責指揮。出擊部隊完成準備後靜待命令出發。民國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天氣陰，雲層很低，入夜能見度甚差，正是軍事行動的最好天氣。劉珍年立即下令出發，出發前劉以命令規定：(一)部隊自行攜帶兩日份的乾糧，(二)所有刺刀水壺飯碗等均包裝好，不准有撞擊的聲音，(三)不准隨帶馬匹及馱驟，(四)行進中如遇敵人開槍射擊或砲擊時，應立即臥倒不准還擊。當夜十一時由東門出發，并由騎探李軍士徒步嚮

導。當時的行軍序列是第一團在先頭，特務團在中央，第二團在後跟進，劉珍年在特務團的先頭。部隊以四路縱隊靜肅前進，誰也不准咳嗽一聲。當先頭第一團通過粉洞山與焦山之間的險要地區後。劉師長與指揮部人員正好走到兩山之間時，兩邊山頭上敵人的重機槍嘩嘩的響了起來，部隊立即臥倒，十分鐘後，敵人因不見動靜隨停止了射擊。劉師長從麥田裏站了起來，低聲傳令前進，行行復行行，到達了公路北側的海灘上，已經鑽到敵後十餘華里了。劉師長將部隊集合在海灘上開始講話，他說：「同志們我們已經成功了！」接着說：「敵人現在都在熟睡中，我們已到了他們的後方，現在規定任務：(一)第一團向公路以北疏開，攻擊粉洞山一帶的敵人，(二)第二團向公路以南疏開攻擊焦山一帶的敵人，(三)特務團支援第二團攻擊焦山一帶的敵人。(四)步槍一律上刺刀，大刀一律出鞘。(五)不准喊殺聲，拂曉以前不准放槍。(六)要用密集隊形一鼓作氣的衝向敵人，(七)敵人哨兵問口令時就說『自己人』，他問你是那一部份時，就隨便說第幾軍或第幾師就可。在敵哨猶疑之間要快步向前挺身便刺，須切實記住，刺刀和大刀是今晚打勝仗的主要武器。」最後他鼓勵全體官兵說：「希望各位弟兄，要努力殺敵，最後勝利就在我們眼前了，」命令下完後立即出發，部隊都依照命令行事。

張、褚的部隊，大部都在夢鄉，作夢也沒想到敵人會從後方來到，更沒想到劉師會從城裏鑽出來而迂迴到後方。劉師的大隊衝上山後，是一聲不響，見人便砍，逢人便砍，張褚部隊在睡夢

中遭襲，一陣混亂失掉了抵抗力，祇見部隊亂跑，却分不清誰是敵人，也不知道敵人從何而來。在劉師的猛衝！猛闖！猛刺！猛砍……之下，一場混戰劉師收復了粉洞山與焦山兩個戰略要地。城北一帶距海灘僅約三華里，敵人無兵力部署，城東之敵經過一番衝殺已全部潰散無遺。這些潰散的敵人，根據情況也產生了一個錯誤的判斷，他們認為這是國民黨的援軍到了，就由於這個誤判和訛傳，使張宗昌的全軍在戰鬥意志上發生了澈底的動搖，所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洵不虛也。

劉部收復城東一帶後，迅即將兵力轉移，開始進攻城南之敵，城南之敵係任應歧與孫殿英的部隊。他們的第一線均在南崗，所謂南崗就是牟平城南約三里許的一條高地，正好與牟平南城牆平行。任孫兩部經劉師由側翼猛衝猛殺，迅即潰退逃竄。當劉師收復城南一帶戰略高地以後，天將拂曉，嗣與城內部隊取得連絡並整頓態勢準備最後的攻勢。

張宗昌與褚玉璞的主力部隊在城西一帶高地，當時天已拂曉，劉珍年親率全師主力開始進攻，經過一場激烈戰鬥後，敵人開始潰退，天亮後全部敵人已逃離戰場，所有敵人的重武器均遺棄在陣地，輕武器隨處皆是，牟平之圍已解，但戰事尚未結束。劉珍年判斷張褚的去路一定向福山縣方面逃竄，隨指揮騎兵營立即跑步出發，並命令騎兵營注意三點：(一)不要尾隨張部，要繞道跑步趕到張部的前面，(二)到達福山縣城西二十里，利用高地南北向的跑來跑去，目的在嚇阻張部西

退。當騎兵出發後，劉珍年親率步兵砲兵直奔福山縣尾追張部。

劉師的騎兵營到達福山縣城西高疇一帶後，即利用地形從南到北的來回奔跑，跑得是塵土飛揚，也看不清有多少人馬。張宗昌跑得快了一步，在劉師的騎兵未到達前，他率領殘兵敗將約五千人，已通過了騎兵封鎖線，成了漏網之魚。褚玉璞率領殘部約五千餘人，由牟平撤退至福山縣城，稍事休息即繼續西竄。出了福山縣城走了十多里路，即發現劉師的騎兵在攔截。褚的殘兵敗將，既不敢戰，又不敢衝，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真是日暮途窮無處奔，祇好轉回頭來鑽到福山縣城內再籌良策。劉師的大隊人馬正好迅即趕到福山下，隨即將福山縣城重重包圍起來，時在民國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六時。劉珍年在牟平縣被圍計四十七天，歷盡艱苦，孤軍無援，而今經一日一夜之血戰，擊潰十倍於我的敵人。並將褚玉璞及其殘部反包圍於城內，誠可謂軍事史上罕有之傑作。

張宗昌率領殘部約六千餘人，由牟平潰退後兼程西竄，經福山、黃縣，直奔龍口港，四月一日上午已到達龍口港碼頭。當時碼頭上有一艘貨輪名「新聚雲號」停泊在港，張宗昌立即登輪，準備渡海趕赴大連，隨行人員也一擁而上，由於船身太小，祇有三百五十噸，大部隊無法裝載，有些部隊長站在碼頭上向他請示辦法。張宗昌有他的一套本領，他站在甲板上很從容的向殘部講話，其大意是：(一)作大事一定要有錢，沒錢就沒辦法，我先到大連去為大家籌錢，等我籌妥後，

一定再回來和大家一齊幹。(二)你們大家可暫時想個安身之計，將來我們一定會有好辦法的。話剛講完劉師的追兵已經到達龍口市郊，機步槍聲大作，接着有兩枚迫擊砲彈落到碼頭上開了花，新聚雲號鳴笛開船，仍有很多人搶上船去。市區與碼頭上都亂成一片，但無一人開槍抵抗。一部份潰兵搶了漁船浮海逃命，大部份潰兵都被繳槍遣散，張宗昌的一世風雲也就此落幕。

在牟平戰役中，張宗昌的第九軍任應歧部與第十四軍孫殿英部均為河南境內的雜牌與土匪部隊所改編，在圍攻牟平時認為有利可圖，均十分兇悍，一經挫敗迅即逃離戰場，經由萊陽平度一帶逃往膠濟路以南地區觀望風信，嗣即竄回河南另謀出路。

殺褚玉璞心狠手辣

褚玉璞被圍在福山縣城後，劉師圍攻了十幾天，褚部頗有傷亡。褚部在城內事前原無守城準備，糧秣彈藥均缺，殘兵敗將均無鬥志，嗣聞張宗昌已渡海赴大連，更覺勢孤力單無法支撐下去，褚玉璞隨派人出城接洽投降並提出安全要求，所有殘部要求改編免於遣散。劉珍年的答覆是祇要開城投降一切都好說，幾經磋商達成協議。民國十八年四月十二日褚部開城投降，部隊全部由劉師接收改編，惟對於褚玉璞個人却扣留不放，並轉移至牟平城內加以看守。

褚玉璞被扣留後，褚的家屬和張宗昌、任應歧、孫殿英、東北方面等均派有代表前來烟台為褚講情。劉珍年提出了一個條件，要褚玉璞捐獻

軍費兩百萬銀元方准放人。各方代表往返奔走，嗣以一百五十萬銀元談妥。捐款繳齊後，各方代表與劉師的監護人共同歡宴了褚玉璞一番，意思是說明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明日即可離開牟平自由行動了。各方代表當晚均返回烟台。褚在夜晚躺在烟榻上吸鴉片烟，就在這個深夜裏，劉珍年派了特務團薛團長，以褚的舊屬身份前來探望他，進門後未及說話，啪！啪！兩槍，將褚玉璞打死在烟榻上。劉珍年對外宣稱爲亂兵所爲，不管怎麼說法，大家心裏都明白。事後有很多人對劉某之所爲不予諒解，認爲既要錢就不應當要命，盜亦有道，何況戰俘。在劉則認爲他的部隊大部均爲褚的舊屬，如果讓褚活着離開，他的部隊就很難穩定，除惡務盡，所以必須出此下策。

這件事情發生後，反應最強烈的是從中說情的各方代表，這夥代表們認爲有義務保護褚的安全，現事已至此，認爲無面目回去向出錢人說話，大家吵鬧不休。劉珍年認爲這夥殘餘分子是活够了，放他們走了也沒有好影響，一不做二不休，他命令副長官賀丹桂利用深夜把他們一網打盡，一個也不准跑掉。

代表們都住在烟台招待所內，賀副長官深夜率領大刀隊二十人，進入招待所後，逐屋檢查，發現目標後先切掉腦袋，然後分屍裝進麻袋內，不到半個小時全部作完，裝上汽車拖到烟台南山埋在山溝內。其中有孫殿英的代表丁某夜宿烟台四道灣風化區，因而成爲漏網之魚，翌晨聞訊迅即逃命。在招待所內有的來賓與此案無關者，亦頗受虛驚。劉珍年向其親近的人說：「無毒不丈

夫，當殺不殺必受其害」。

硬派作風拒日誘迫

膠東地區張褚的殘部和地方上的股匪，在民國十八年四月份全部被肅清，使膠東半島統歸於青天白日之下，所有膠東十餘縣的各項工作，均仰賴劉師的力量才能推動。膠東人民對於這條好漢也十分崇敬。日寇福田師團，因張褚勢力之被消滅，眼見傀儡力量無法造成，隨於同年五月中旬由濟南及膠濟路沿線撤退回國，山東全省至此才算真正恢復了秩序。

劉師在牟平時不過五千多人，經收編張褚殘部後實力大增。計擴編爲三個步兵旅，每派三個團長另有師部直屬特務團、特務營、工兵團、砲兵團、騎兵團等單位。總計兵力約一萬二千餘人，裝備齊全。他對於連隊的基礎教育與幹部教育特別注重，在整訓方面頗下了一番苦工夫，同時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民國十八年十月，中央派員校閱後，認爲部隊戰績輝煌，紀律嚴明，嗣即改頒爲陸軍第二十一師正式番號。

劉珍年自幼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妻陳氏，生有一子。劉從軍後，從來不帶家眷。在烟台時曾有朋友擬爲他介紹一位知識女性以贊襄其事業之發展者，却爲他嚴詞拒絕。經常住在營房內，遇假期祇要部隊有康樂活動他一定前往參觀打氣。如此單調生活他似不以爲苦，嗣後他請了一位英文教員爲他補習英文，繼又在師部外修了一座網球場，集合師部官佐，每於傍晚陪他打一場網球，烟台市的士紳也有參加，其中以烟台益文

中學的張校長打得最好，大家奉爲教練。這個球場後來有變爲社交場合的意思，美國駐烟台的領事也應邀參加。日本駐烟台的領事不甘落後，有幾次進到球場來，藉故有公事要談商，想利用機會與劉珍年謀求接近，均經劉以婉詞拒絕。劉對日領向不假詞色，以免無謂的麻煩。

劉師初到烟台時，烟台新市區爲外人居留地，其市政建設爲「外籍居留民團」負責管理，類似一公共租界，劉師到後即強行收回，並將烟台全市溝渠、道路、橋樑、海岸等市政建設大加興建，頗爲市民所樂道。

被韓復榘壓迫離魯

「九一八」事變日寇侵華以後，日本駐烟台領事，對於劉珍年竭力設法接近，時常到師部與劉藉故長談，劉感到十分厭惡。一次日領向劉珍年說：「你的部隊有多少人？裝備如何？」劉珍年認爲外籍領事探詢軍事秘密是過分，倔強勁頭一時太發，很不耐煩的回答說：「你不必問我的部隊有多少，上級祇要有命令抗日，人是用不完的」。日本領事素聞劉珍年不好對付，今天他確實碰了一鼻灰，日本人的個性是欺軟怕硬，他祇好唯唯而退，在日本領事的心目中，劉珍年是反日的死硬派，無法轉變運用的。

日本領事碰壁後他並不甘心，不久即有日本軍艦數艘開來烟台港，虎視眈眈意在威嚇。劉珍年並不示弱，將部隊安加部署，沿海工事早有準備，所有烟台市濱海街巷與碼頭都用沙袋堆起，碼頭全部封鎖，完成一切作戰準備。日艦旋派水

兵二十餘人，攜帶武器乘小汽艇到達碼頭，要求上岸，守軍告訴他們說：「師長的命令，上岸必須繳槍，返艦時再行發還，不繳槍不准上岸」。自古強將無弱兵，一點也不錯，守軍們早在工事內準備好了，說打就打啦！日本的水兵也不肯干休，吵吵鬧鬧一定要上岸，彼此僵持不下，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最後日本駐烟台的領事出面打圓場，結果是日本水兵上岸不帶武器，在烟台一帶活動後即返回艦上，一場風波就此過去，日艦旋即離開烟台港，烟台市民對劉珍年的伸張民族正氣，欽敬無已。

劉珍年掌握膠東地方軍政已久，山東主席韓復榘跋扈出名，豈容劉珍年分此一杯羹，雙方均不肯讓步。韓復榘於民國二十一年春季，以軍事演習為名，調遣部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圍困劉珍年於掖縣。韓軍在裝備訓練方面與劉師不相上下，惟兵力超過劉師兩倍以上，劉師據守掖縣

縣城四週高地猛烈抵抗，戰事膠着。韓復榘命令他的砲兵，不論火砲口徑大小，每日每砲發砲九出，步兵不再作積極進攻，似有久圍之意。當時中央曾派員制止雙方衝突，各方輿論亦多攻訐，認為國難當頭，豈可進行內戰。嗣以中央壓力甚大，戰事隨即停止，劉師奉調浙江溫州一帶參加剿匪工作，嗣後曾轉戰於浙閩各地。

不懂政治未得善終

劉珍年率部參加剿匪後，所屬第三旅。改編為獨立旅，仍歸劉指揮，旅長張鸞吉河北人，係劉珍年所提拔之幹部，因細故與劉發生意見，宣稱脫離二十一師建制聽命中央指揮。

劉珍年的倔強勁豈容此一反叛幹部，他認為是師長代表中央指揮旅長，不聽師長的指揮就是反中央。於是調動部隊要打擊張鸞吉，經他的幕僚們一再婉勸，始未釀成戰事。劉珍年為此事親

赴廬山告狀，未得結果而回，行至杭州即被扣留，在被扣期間曾手寫「剿匪抗日錄」一冊呈報上憲。韓復榘見劉已被扣，發動膠東人民控告，於民國二十四年，以抗命不法等罪被處決於杭州，時年四十歲。

劉珍年事業之成就，在於其個性之倔強與固執。失敗亦在於其個性之倔強與固執。向使被圍困於牟平縣城之時，不幸為張褚所消滅，在張褚與日寇相互勾結下，膠東情勢將有不堪設想之演變。終因劉珍年之堅強鬥志，一夜之間擊潰十倍之敵，收復膠東全境，其眼光之銳利與軍事天才之發揮，不與唐朝名將李愬之雪夜破蔡州收復淮西一役有異曲同工之妙，誠為不可多得之將才，在國民革命戰史上應有燦爛的一頁。

惜乎劉珍年不懂政治，不能因時勢之變化而有所因應，致觸法喪身，識者惜之。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四册出版

第一、二、三、四册出版
合售新臺幣貳佰肆拾元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閱富，自少年時期即為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秘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偽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入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為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笈，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四册全部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册陸拾元合售貳佰肆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